耐菴文存

皇清故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善化賀公傳

湘潭羅汝懷篹

公諱長齡字耦庚晚自號耐庵又號耦耕叟姓賀氏系出唐秘書監知章秘監居山陰會稽閒子孫多隸浙之甯波府定海縣康熙二十六年分定海爲鎮海定海二縣公之先隸籍鎮海自秘監二十五傳有諱宏聲者是爲公高祖以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司司獄子孫遂占籍善化司獄仁厚惠囚於衣糧厚於常格囚感甚爲位以祀於獄曾祖諱士英祖諱國華皆早世妣皆節孝膺旌典考諱啓曾性方嚴居恆不妄語笑子弟侍奉凜然

無敢歧歴祖父兩世皆習法家言佐郡邑治三世玆贈
如公官贈公舉丈夫子八人公次居第五生而岐嶷如
成人弱不好弄讀不釋卷年十六應童子試輒冠其曹
明年辛酉補學官弟子又二年居贈公憂歲丙寅入嶽
麓書院從羅鴻臚典受業明年舉本省鄉試第一聯捷
成進士改庶吉士是爲嘉慶十三年次年散館授編修
旋充庚午科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
簡放山西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旋轉左春坊左贊善中間屢充文穎館協修本
衙門撰文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當是時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迴翔
禁近殆將一紀而
特達之知從此始矣道光元年四月出爲江西南昌府
知府故事首郡由大吏揀調公涖茲任蓋出
特簡三年七月擢山東兖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
按察使閏七月擢廣西按察使旋調江蘇按察使五年
四月擢江蘇布政使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七年
四月自江蘇入
覲
上曰汝聲名甚好今調山東非因汝曾任山東實因地

方難治也五月赴任未幾

命護巡撫八年八月調江甯布政使九年十月丁母艱

太夫人憂回籍終喪以心疾請假調治十五年四月奉

旨飭來京聽候簡用八月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

調直隸布政使旋擢貴州巡撫五月

陛見七月抵任二十五年五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六年

降補河南布政使踰年春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

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公前

後所歷官及顯晦升沈蓋如此公貧性沈毅學問純正

故能敢言敢爲肩任宏鉅道光四年大風壞高堰清口

水澀

詔羣臣議海運協揆英和公連疏稱便而事涉剏始節目繁重恐以爲難公執議謂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民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儈天津倉胥屯弁運丁也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風濤也盜賊也霉溼也所離海爲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僞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後知事有必行某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諏之海客畸民衆難解散愈推愈審更無疑

義說具復魏制軍書復爲圖說紲上之大吏於是江督琪公蘇撫安化陶公協力行之公乃擇諳悉洋面商人使雇覓沙船一千五百餘號裝兌蘇藩所屬四府一州額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佘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罘以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往來不爽時日昔元代搠行海運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米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明王宗沐以海道不熟失風漂遊聞而罷因其時海道未通又無沙船之利亦講求不能如此之精也

成皇帝嘗詢江蘇何務最難對曰漕務因陳辦漕之難

上曰聞挑河頗認眞何以回空之船如此遲滯公奏減
壩本不宜開傾天下之財不能挑河故從古無挑法今
挑辦亦不得法而合龍又非其時向來合龍在冬令冬
水力能搜根離大汛尙遠故合後得安穩無事
上問江南官吏優劣奏言大氐循分供職者多實心辦
事者少又言用人之難人才多格於例求
朝廷不拘成格道光中大學士寶興奏請嚴禁奸商錢
票公議覆略曰政在便民道崇簡易錢質繁重難以致
遠票則無須遷載而可交易遠方錢有良惡數易混淆
票則無庸揀數無稽小盜竊之虞水火沈失之患三利

可徵應請一下仍其舊又議覆嚴塞漏卮奏曰論罪必賞
衡情吸食鴉片之人徒以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
毋乃過當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摘發愈難矣某御
史奏請查禁漢奸盤剝苗民
詔公議覆奏曰苗疆自前撫臣嵩溥查辦保甲之後盤
剝准折等弊均經奏明飭禁但須實力奉行無須更設
科條原奏謂流民漸少今殊不然自臣履任以來興義
各屬已無不墾之山而客民仍多趨之者則以興義地
賤也然地多煙瘴新徙之民輒多死亡故地不加廣曾
無人滿之患言者乃謂客民獲利甚豐半皆廣田畝而

峻牆宇毋乃偶見一二遂以概之于百若使自黔流民之苦必不忍爲是言也黔不產鹽布帛又貴類皆挹注於他省苗民借居巖洞所饒者雜糧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日用無資所有亦莫之售況且苗民務耕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曠賤之地爲家是未嘗不兩相資益若謂紛華靡麗皆由客民導之以至窮乏則漢人中昔稱富户今爲貧民者又將誰咎盈虛消息物理之常即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而臣細察漢苗情形則更有數端一則苗民實爲漢民害一則苗民自爲害一則土目土司之爲苗民害一則

苗民之為土目土司害洞悉隱結微析條分而要以逵剔之餘漸移習染庶幾革薄從忠焉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已為璧昌劉韻珂梁寶常諸疆吏先後奏駁公是時撫黔亦請召募訓練土兵

上以團練既經指駁恐無實效公覆奏曰瀕海各省五方混雜團練鄉兵動踰數千不免恃衆恣肆故辦理為難黔省土曠人稀岡巒叢雜奸宄最易出沒苗俗習於獷悍又多剽掠故良懦民苗自相團結以資保衛漢民謂之齊團苗民謂之估榔州縣因兵役不敷亦每捐貲添募守卡巡查是雖無土兵之名早有土兵之實此其

爲數不多又皆散布無虞擾累實裨巡防若恐日久視爲具文此則有治人無治法凡事類然未宜因噎廢食也公之持論侃侃無稍阿諛大率如此而其爲政之大纇更有犖犖可紀者一在恤民一在恤吏一在育人材一在講武備南昌爲豫章首郡公私繁劇案多委員承審往往玩延不結民受其累公別設自理讞局詳定章程局員以勞敘績公日與諸員會食即席研究情實辨詰疑難諸員欲備諮詢不得不先自詳察公又與之縱談古今放懷暢飲脫遺拘檢使得盡其辭意其時案無留牘民大感悅城外野寺厝柩數千公示限三月遷葬

力不能遷則官爲葬之歷年積殯數月一空山東屬地
平衍水鮮歸宿公諭民按地爲溝洫以資灌溉溝旁種
樹枝葉茂密由是收穫倍常行旅亦便臨清州馬進忠
等既以習教謀逆伏法而臨清營署獲揭帖臚列僞號
剋期七月十五稱兵舉事內有進忠餘黨及附近州縣
人名氏凡數百人一時驚懼悉欲按拏公曰焉有謀爲
不軌而以姓名月日告人者是貽害平民也尋察知進
忠案由州人徐化隆舉發邀賞未得化隆死其兄慶隆
聞進忠餘黨林老仲潛回欲藉此興獄爲倖功計讞定
誅慶隆旁無株累公之赴黔也沿途諮詢知黔民所苦

無如詞訟拖累曠任節以聽訟之勤惰爲察吏之權衡并以清理詞訟查辦匪類約束差役之法逐條申明頒示各屬復慮匿案不報飭將上批自理新舊名案分已結未結按旬開報以便稽核使功過分明瑕瑜莫掩由是而吏勤其職黔中多山少田不產布帛舟楫鮮通商貨難致公目擊貧黎藍縷衣不蔽體惄然憂之乃刊布蠶桑編木棉譜於楚豫各省購棉子二萬六千一百餘斤通頒各屬使之栽種設局雇匠教之紡織及成綢則勝於遵義之橡繭布則賤於客貨民大便之社倉舊法春借秋還每多逋負公於黔省各州縣添設義倉勸諭

倡民捐輸增義穀三萬三千五百餘石改出借爲平糶責成紳士司之穀貴則減價出糶銀存於官而數記於紳穀平糶還穀交自紳而銀發自官互相稽查以杜其弊倡建尙節堂爲房舍百五十二閒收卹嫠婦堂外建義學三所延訓蒙師以教其孤建及幼堂收養無依童卝教之識字習技藝至年十七始令其出時仁懷逆匪謝法眞聚衆焚劫就撫伏法公以逆產荒廢奏懇賞入二堂益資養贍公居官涖事未嘗規避處分深鑒新吾呂氏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之言而於屬吏公過亦肩任之嘗言爲長吏者必恤屬而後可以責屬嘗

旬宣東省時查明州縣未結舊案交代一百九十六起
奏請勒限一年完結遲延處分概予寬免因念山左州
縣素稱瘠苦所入本歉又病攤捐非量爲變通莫蘇其
困乃具奏曰臣於實虧各員從嚴參辦不下數十起各
牧令亦豈罔知警戒而究不敢謂此後遂無虧空者則
以致虧半由於攤捐況辦公有費贍家有費應酬鄉黨
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已爲竭蹶不遑而
以從前懸缺之項攤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詎
爲平允徒以官項不便無著耳不知攤扣太多不但無
補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應請將盤查案內

之二成緩俟曹工三成攤完後再行接攤其歷年捐款
由臣酌量删減而最苦州縣免攤公既調江甯以清查
未完奏留月餘是時舊案未結者僅十數起公以清釐
於前尤不可不預防於後乃申明新案交代三參之例
其款目分應領應攤應交應賠使抵款皆歸有著適省
倉庫一時頓清東昌泰安兖曹等三十餘州縣舊於衞
河水次兌漕時日甚迫米有不足則於水次買補墊兌
而旗丁藉例索詐不遂則拜現米不收徑自開船出閘
州縣無如何公奏言 天庾正供所重在米但以乾潔
爲準不必以買補爲非今東省閘內州縣計開廒以至

兌運爲期不及一月以數千至萬餘石之漕廸期收足於旬日間則必所屬糧戶無一玩抗無一疲乏而後可又須於旬日之間將數千以至萬餘石之漕運於數百里之水次則必風雨一無阻滯車輛一無損折而後可揆時度勢實所不能乃必泥於不准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丁詐索以苦此數十州縣若更相沿勢必日甚誠不可不思所變計也又以發遣軍流徒犯由府解司遠者解道之例長途疏虞往返耗費請改府屬解府州屬解州直隸州解道以免苦累皆奉

俞允其後撫黔山徑崎險押解尤艱亦以此法奏改焉

恤民如彼恤吏又如此故公所至氓庶懷德而急公僚屬感恩而思奮雖黠猾之吏莫不更革而士林尤喁喁向化也初公居詞垣藉授徒脩脯自給誘掖勤懇十數年中成就百輩視學山西於晉陽書院增益膏火釐正條規不時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課試之按臨所得佳士資送會城肄業試竣復擇其尤攜入京師黔地瘠苦文教未興或連數廳縣無一義塾公詔諸守令自三代以來士失其教惟書院之制會生徒講習爲近於古而崇教化厲人材固有司者之責於是倡廉捐建凡貴陽銅仁安順石阡等府普安永寧郎岱松桃等廳黃平州普

定天柱永從甕安清平興義普安等縣皆興立書院義學升上其事於

朝各予獎敘其於省會書院亟定條教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試背升摘問要義以爲升黜復下其法於州縣令倣行之貞豐州向無拔貢八寨廳童試向附都勻府取進無定例銅仁府縣松桃廳向附鎮遠石阡向附思南路遠費繁悃於跋涉公奏請增設銅仁石阡考棚貞豐八寨貢額學額黔士奮發興起懽聲雷動巖阪僻壤礱砥於學先是公居恩在籍以鄉閭師資不廣往往失學出貲分設義

學四所延師課讀美意良法具見文集扶風學舍記中嵩公生平以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力要以成效其於治兵亦然御使花詠春請飭邊疆認眞訓練公議覆曰兵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平時各將所轄之兵卽令各將自爲召募自爲訓練遇有征調卽令自將以行則責有專屬練之必精恤之必至束之必嚴恩信既能相孚威令自能相攝將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傳曰師克在和和非詭隨之謂也節制明則分定分定則秩順順則和矣平時果能節制行兵自有紀律雜信之多多益善用此道也有制而後能和也兵必與

兵一心而後可用曹劌論戰全以氣勝心齊則氣盛心散則氣衰以五方糾合之衆而欲其協力同心全在平時整頓聯絡營伍軌里連鄉之法所謂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患難足以相死者用此道也尤須使知全家豢養悉出　天恩所得錢糧無非民力常與講明激發人孰無良詎不感奮二十三年遵

旨保舉武職奏曰臣聞練兵必先擇將大將必有統御之才戰將必有折衝之勇即下而偏裨亦必才氣實能獨當一面而後可無僨事要未有不嫺明紀律與士卒同甘苦克勝將帥之任者紀律一壞何變不生歷稽前

史將之以貪敗者覆轍相尋則常失之於先才後守謂殺敵致果不必稽其素行耳實則素行既乖豈能服衆即小有才幹亦且予智自雄動輒誤事是所謂才者非才也雖使詐使貪用人不拘成格然貪詐即果有才亦但可爲人使而不可以使人但可取濟一時而不可恃爲長策必其明階級以修軍政汰虛糧以實軍伍勤訓練以振軍威舉事一出於公故人不敢犯否則利令智昏舉錯乖謬雖復披掛操演亦何益哉公在黔中召募土兵一千餘名每土兵十名半習火鎗半習刀矛遇有營兵出缺土兵併入挑選歸伍仍募補以符原額奏請

省中糧儲道加兵備道銜所轄貴陽石阡平越仁懷等處營分責令稽查年終結報一次籌款添贍軍倉穀千餘石遇穀貴時移營酌借於月餉內次第扣還隨時買補又以地方盜案例應文武會捕而武營往往不能得力通計黔省文武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俸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數百倍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承平既無徵調即當責以緝捕追亡逐捕非捷不可格鬬擊刺非勇不能踹險拔窩非膽不敢緝捕固征討先資也法當於百名內挑選數名令其專拏盜賊免派雜差擇弁管領

日習拳棒刀矛鎗礮火箭跳澗等技分隸府廳州縣文員弁轄計功拔補管領將弁亦與計功不力則過亦同之無事時仍就各營操演不使曠廢如此則兵非增設餉不虛糜公先爲議使人共曉復奏行之當是時公私憂既變將萌軍政廢弛亟思整理以固邊疆會提督某人

覲極陳公能飭武備未幾

命總督雲貴公涖滇目申儆營規八條嚴操守講紀律恤兵丁勸訓練勤緝捕和輯民夷嚴禁洋煙勸修軍械通飭滇黔鎮將使察所屬分三等出具考語甄察材

品以收實用乃使東求周而左遷之

命下矣初滇中漢回搆衅已久道光十九年緬甯雲州順甯迤東互鬬結怨益深二十五年四月永昌回馬大等以唱曲與漢民鬬毆漸至糾黨千餘滋擾郡縣經永昌守會營剿退旋復聚集猛庭寨圖攻永昌時城中回民眾多將爲內應人心洶洶九月二日迤西道羅天池遽以計掩殺之公甫以八月二十四日抵任省會距永昌千三百餘里方咨會提軍張必祿就赴堵禦又飭迤南道周某馳往督辦而肅清內應報至公據以入告幷劾片保敘即親赴永昌沿途曉諭匪黨解散前後投首

者百餘猛庭屯聚之衆亦旋撲滅其雜變之回民張世賢漢民萬林桂等審擬如律讞已定矣二十六年正月回衆復叛公察知搜殺內應未別善良回衆得以藉口疏請將保敘諸員撤銷并自請議處復馳赴大理永昌勘辦殲獲首犯賊衆解散在逃之張富率其黨馬效青等繳獻器械詣軍投誠公欲破除漢回畛域爲之奏懇免罪王芝興者以事充軍順甯當回衆再集猛庭呈告奮勇團練鄉兵頗爲出力公與巡撫陸公建瀛援新疆成例合詞請以功抵罪准其釋回

上諭曰該督辦理果協機宜何至復有蠢動現雖據奏

地方安謐究未能及早籌防甚至以兩省營伍皆其統轄豈竟調遣之人轉藉一軍犯之力謬妄無能莫此為甚著降補河南布政使及公自豫藩歸里復奉

上諭曰李星沅奏遵旨確查原辦回務情形覽奏均悉此次殲捦雲州回務之告病羅天池未能詳慎區別率行擒捕以致回眾寒心有所藉口實屬貽誤大局著即革職永不敘用賀長齡於羅天池搜殺過多託疾以去并不從嚴參劾止請撤銷議敘又率准張富投誠代請免罪實屬辦理不善著一併革職時公背抵家患水腫腹腿隆然不任行步日以問學引掖後進其於升沈得

失意逌然也公宣力中外垂四十年所至愛民禮士興利除害以儉率下服御儀從皆極簡約河南舊俗新歲宴會彌月不絕公抵藩任戒屬吏曰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而盛張讌飲耶一筵之費數十百人之資也宴會之風遂以衰息令某某以貲得升階公詰之曰汝虧帑鉅萬而復能納貲何也方擬釐剔通省官吏籌補庫款遽以病去中州人士深悼惜之生平取與一準於義陋規多所屏卻其於中朝權貴亦無所饋獻而親戚故舊僚屬振恤無悋任江蘇時糧道名中山者常以缺苦多累爲言公時其乏而周之歿於其存後復厚資之俾其妻子

扶櫬北還抵是所負同鄉秀公者金四千遂焚其劵曰
聞賀公同寅未久吾滋媿也同母兄弟凡七人長松齡
次椿齡壽齡文齡公皆請
貤封爲奉政大夫熙齡出嗣叔父後由翰林院編修掌
四川道監察御史柏齡桂齡丁未進士廣東潮陽知縣
擢府同知當匱乏之時公皆分潤白首依依無閒言從祖
渠遊粵西父子繼歿公備貲歸其櫬息其眷屬衣食嫁
娶咸資之建家廟定宗規置義田倡捐千金爲恤嫠會
然公固囊槖無餘自滇赴豫力卻餽贐而貸金以成行
云公儀表豐碩風度端凝性寬厚而虛謙下人好問無

貴賤無智愚推誠相與片長必譽亦往往受欺詐覺而不悔曰知人固難然如八九失而一二得猶足收一二之用若壹意猜疑則忠信且失之顧必自役其心於察察之途乎案宋呂氏童蒙訓言呂正獻既薦常秩後頗悔之以語明道程子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然則謂公爲過於長厚者亦未嘗衡之古人耳公善飲居詞垣時詩酒豪邁後頗以酒失自規其爲學以導養身心爲主日取先儒嘉言懿行以自淬厲晚尤致力周易時有獨得郵書唐太常鑑反覆論之不爲苟同公餘專習草書效孫虔禮屬稾作札皆用

之無一筆苟所著書今編刻耐庵文集六卷詩集三卷
其奏疏劄示稟凡數十冊藏於家劄示尤多可採如謂
屬吏稟牘率以儷語衍飾無裨實用飭令據事直書不
用常行格套即以行草親書不用書手細楷皆足破拘
牽粉飾陋習而意尤在覘其人之能否諳悉事理也所
輯書如
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學術治術皆備風行海內孝
經輯注勸學纂言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皆刊行黔
省所刻書如詩書禮記精義左傳讀本公穀摘鈔本陳
文恭課士直解李立侯淵撥存愚所重刻如顧氏日知

錄方氏周官辨皆以黔中僻遠書籍罕至故廣爲刊布以惠來學卒使黔士蒸蒸嚮學風氣丕變閻公課士時遴爲上舍者三十有六人復汰其二曰非吾徒也旣而卅四人皆擢科第或爲明經其二人者一族子從賊矣初黔人士服教沐德思因公誕日製錦稱祝屢請不許乃陰圖公像祀之及聞公赴皆行哭失聲流涕遺愛沒世不泯公去位十年而黔中寇事起矣嗣子訥令咸豐補行壬子科副榜貢生同知銜候補內閣中書後公十年卒孫克繩克恭

論曰公爲政無赫赫名在當時畫吏中閻如也至朝士

相與語曰黔撫章疏不問可知大氐請節婦祠乞壽院獎耳由斯言推之則其時風尚可知此俗之所以日媮盜之所以日熾也敦詩書崇節義以靖兵刑公信知本哉詔令嘗出公交遊所貽簡札數册公自署曰師友蒨言而不復往所削牘亦與焉又嘗以公嶺部中部分微淆爲易之過半公無忤色曰吾久不檢簡書也其虛懷服善無人巳畛域可概見矣平生所見巨人長德能去驕矜者以公爲最於戲眞古人哉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雲貴總督耦庚賀公墓誌銘

公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菴湖南善化縣人也舊籍會稽其高祖上振徙籍湖南司獄邮四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爲善化人世世以仁厚傳家追君爲雲貴總督曾祖士英祖國華考啟曾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於任事自秀才至詞翰嘗以文章爲韓蘇雄而自視㱾關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偭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

今

上登極大僚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助

大府指臂信讞舒民間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

兗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蘇按察使五年四月陞江

蘇布政使時以漕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疏其利而

外間以事涉創始愼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

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轇轕君立清查局或追

或補數月頓清旋護巡撫條奏甚衆七年九月調江寗

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服闋因病請假十

五年四月奉

名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陞雲貴總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之奮而鼓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逮叉之於于師之於弟不是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書或摘講經義終此不倦因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迆官方澤黎庶緝盜賊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鄉孤撥存養嬰幼開通溝瀆布種桑棉亦皆義肅仁姿法明恩備君好與人詰辨相知與不相知但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

其中又討其遞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以給之而君方䌸䌸然未已也蓋其聽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無書不讀未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若是是以胸懷磊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之而已然而千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之總督任遹永昌回變督兵剿辦亦即解散次年遺孽復行聚搶以是左遷河南布政使腿疾告歸旋以前案

親觀察撥稅過當未經嚴參落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
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爲不樂居喪三年不
出閭閈友于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爲常戚鄉黨
之者周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
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
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嘴之原子山午向元配
徐氏前任河南固安縣知縣諱垣公女繼配鄭氏山東
同知諱士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
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鍔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
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入繼娶丁氏

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濬長子蔭生元禧徐氏出次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次幼姜陳氏出孫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邦家之光菉竹兮淇澳圭璧紵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寔大兮聲揚而聞遠名乎其實兮仕乎其學仕爲其心兮經緯其腹衒民而勞兮先士而覺不顯其恩兮雨廿林綠不大其威兮風柔草瀟嶔崟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徙倚

而仍復祀君之求兮頹藻而美芹惟此遺愛兮百世丕昌

誥授通奉大夫太常寺正卿前江西布政使貴州按察使江安督糧道廣西平樂府知府浙江道監察御史翰林院檢討年姻愚弟肥城唐鑑拜撰

耐菴文存目錄

卷一

論

說

議

記

傳

卷二

序

金石索序

求可堂兩世遺書序

宮傅誠村楊侯自編年譜序

鄭夢白中丞畫引紀事序

涪陵周氏重修族譜序

梁茝鄰前輩退菴隨筆序

尙節堂圖序

鍾山書院課藝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後

卷六

姪孫彬煌校字
孫克緗 棣重刊

耐菴文存卷二

論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陶孝女刲股療母論

古無刲股之事始一見於魏書張密及唐陳藏器本草有以人肉治羸病之說於是刲股療親之事遂不絕於天下夫療親復何可議而謂刲股可以療之則其說非也意其時必有純孝之人遇其親疾瀕危醫治百不效至於智盡慮窮無可柰何乃由至性迫爲奇想以冀倖於萬有一然之天而天亦遂憐而甦之是其所以甦者

刲股之心而非刲股之能甦也藏器不察其心而但據其蹟直以爲人肉可療疾頁而豈理也哉然自有此說後之人踵而行之往往而效者何也則亦惟其心而已而艱難激發宛轉成就而顯揚之者卽天亦若有深意存焉嗚呼如陶孝女之刲股以療其母其時才十有三齡耳母之病也其父若姊皆狂初不責其何以救療於十有三齡弱女也而孝女乃獨引爲已憂至一再割其膚而不少畏縮此其孝思肫懇卽一發念時宜若早邀冥冥者之靈閔矣乃必待一再割而始霍然也豈天亦故爲是紆迴使得以極其誠孝之心之所至歟精誠不

極則昭格不神發洩不奇則觀感不普叔季人性澆漓天眞汨沒骨肉之親有路人視之而不自知其非者矣此如沈痾痼疾已入膏肓粱肉參苓不能起也非有艱苦卓絕之行以震耀其耳目而動盪其精神則亦何以砥柱中流迴狂瀾於既倒也哉而或者猶以爲過而未概於中道夫孝如曾子而子輿氏僅許其可說者以爲淡得孝子之心子之於親則亦安有所謂過焉者先儒有言以李固杜喬自期猶不免爲胡廣趙戒嗚呼人亦勉其所不及而可哉

說

格物說

言格物者夥矣整菴羅子釋格爲通徹無閒似較朱子之訓至爲優蓋通其格之謂格猶治亂之謂亂澣污之謂污古人訓詁之義然也而格物即是知性鄭康成解有物有則之詩訓物爲性蓋天之命於人者仁義禮智無一之不實故稱物焉言其實有是物而非昭昭靈靈之可以虛託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亦指性言故曰反身而誠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蓋如是而知乃至也經云物格而后知至不知性而可云知至乎聽訟章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大學以釋格物不知性而可云知本乎齊治平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自有本不知性而空言誠正將蹈於釋氏之寂滅矣身安得而脩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葢將使天下之人復其性也而不先知性可乎大學中庸皆孔氏盡性之書中庸首句即揭出天命之性直貫通章末復歸宿於上天之載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旨也大學一書包舉天德王道乃聖學之全功顧舍知性而言窮理毋乃失其本歟中庸言至誠盡性極之參贊位育誠以性者萬物之一源得一可以貫萬未有不知性而能明明德於天下者也自

朱子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於是象山得以議其支離陽明乃因而倡爲良知之說認心而不識性夫心虛而性實實則有準虛則易差沿及末流其徒遂猖狂恣肆大爲吾道之害若以格物爲知性庸有是獘哉道光戊戌二月之夕從枕上紬繹此義僭爲之說以待有道正焉

常惺惺說

兒子增勞太史辛陔舊以常惺惺三字顏其齋及官翰林猶初志也日余寓書太史述朙儒提起便是天理放下便是人欲兩言謂是常惺惺恰好注腳太史請余竟其說且曰活潑潑地是天然妙對相反而實相成余曰仍是一串語耳夫心生道也生生之謂易亙古今塞天地生生而不已者孰爲之心爲之也是心也一室而周千里一息而貫萬年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堯舜其心至今在然偶一放失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或倒行逆施而不知覺形雖存而心則亡矣是常惺惺

者乃其所以活潑潑也太史又言今歲病後靜坐三十日氣雖不充而神志日益清明殆靜中所得力余謂心道流行靜亦未嘗不動惟一循乎天理則動亦靜也自周子揭主靜立極之旨直探聖學本原而朱子之詔學者每言略著提撕是亦常惺惺法詳味其意固恐強制爲害而不可汨於動又不可淪於靜惟略著提撕而馴致其道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周子之所謂神者將於是乎在夫非活潑潑之眞境乎而非常惺惺曷克臻此太史誠致謹於提起放下之間使吾此心惺惺不昧常有以爲萬事之主如明道所云存久自明者由是勿忘

勿助何思何慮以反乎人生而靜之初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竊意大學所謂知本所謂知之至者端不外此絕學不講久矣太史得無意乎

耐煩勞說

文恭陳公曰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卽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爲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晰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勘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眞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

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
鍼不致答非所問踏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覈
有把握籤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
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意外之
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
害則害雖大亦必可除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百
姓受無窮之福澤即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
無窮之擾累者矣況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
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
之效耐煩勞即所其無逸之意然非平日實有勤恤民

險之心臨事未有能耐者卽偶耐於一二事終亦難以持久故必先辦一片愛民眞心方能始終無倦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也幾見父母之爲其子而有不耐煩勞者哉無他心誠求之耳文恭此說誠洞悉吏疵民病而有慨乎其言之也而篇中不及緝捕一事蓋當時盜案尚少耳今則生齒日繁物力日貴饑寒所迫法亦難禁則惟有以民衛民力行保甲之一法而已然民不能自相使必須藉勢於官官亦不能遽使其民必須與民相親爲民任事使吾民感我之恩喩我之意上下交孚歡然若一家父子而後保甲可行何者賊亦吾民耳其蹤蹟

往來窩巢寄頓民無不得而知也其魚肉柔良使稍有衣食者皆不得安枕民無不欲得而甘心也特以差役從中庇護民不得見官而言情即有控賊者官又多爲差役所蒙以致民則抑鬱而無聊賊惡肆行而無忌此地方所以日見其窮而人心風俗因之益壞也若官民聯爲一氣則民之耳目皆官之耳目而見聞無不周民之手足皆官之手足而指使無不靈民有所靠官得所助以之集事無事不辦尙何宵小之能爲患乎此黔省目前急務也而其要祇在能耐煩勞之一念因就文恭之說引而伸之高忠憲公有言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眞

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年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懿哉斯言願與同志共勉之

名子說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所以爲天地之心者仁也原其所自始非仁無以生生天生地生萬物皆仁也究其所終極非仁無以成成天成地成萬物皆仁也故莫尊於仁也西銘事天地於父母親四海於兄弟而以知化爲述事窮神爲繼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卽仁卽孝仁之至也是皆尊仁者也其事不越日用倫常而無不有天則焉此近取之方也騖高遠者非尊也其極至於知命達天而仍不外下學焉此默識之妙也泥卑近者非尊也爾能原其始則知所以生究其

終則知所以成不鶩高遠則能於修得悟不泥卑近則能於悟得修此西銘尊仁之旨也尊仁郎以自尊自尊郎以尊其所自生此名爾之意終身行之而不盡者也

讀劉子

余讀蕺山先生全書其學葢以主靜立極爲宗而先生每謂後儒疏解主靜皆不得周子之意竊嘗反覆尋繹微有所窺而知周子之言中正仁義葢卽中庸之喜怒哀樂先生謂是四德靜則其未發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下節君子修之吉卽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也上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言衆人多失之於已發也已發則不及持矣故主靜要也先生解誠意之意爲主意謂是心之所存而以朱子所發之說爲未審大學之誠意卽中庸之致中皆先立

乎其大者也誠意在好惡致中在喜怒哀樂其旨一也又嘗思之任宇宙間萬事萬物總不出喜怒哀樂四字治忽循環悉由於此誠能於一念一動之間必以中正仁義爲之準繩早夜持循以求其合雖未能發皆中節亦庶乎其寡過矣然非有主靜工夫卽安所得中正仁義者而持循之哉夫惟聖人爲能定之此人極所以立也此太極一圖所以獨契中庸大本之旨也周子每言幾橫渠每言豫皆此意也

議

黔省下游各營專設捕盜兵丁議

設兵所以衛民衛民即以保國大用之則征討叛亂小用之則緝捕盜賊能緝捕盜賊而不能征討叛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緝捕盜賊而能征討叛亂者也何則大小之用異則難易之勢殊也然欲其征討叛亂必自緝捕盜賊始何者兵事難以嘗試未經戰陣雖有長技不足恃也惟用之捕盜則追亾逐遁非捷不可格鬬擊刺非勇不能踰險披窩非膽不敢是亦臨陣之先資也孰與夫按期排操徒爲觀美而不適於用也哉今天下綠

營兵每省多者五六萬少者一二萬不爲寡矣而能緝捕者卒鮮於何驗之試觀邸報吏兵二部獲盜引見者文員多乎武弁多乎武弁不過文員十之一二耳又觀刑部盜案題本凡首先獲犯者文員多乎武弁多乎武弁先獲者不過十之一二大率協獲者十之八九耳況所謂協獲者半出文員情面帶敘半由武弁囑託免咎其爲烏有子虛者又十之八九乎第就黔省近日言之各案獲盜者文員多乎武員多乎公牘具在可考而知也計黔省文職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俸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

數百倍受
國家之豢養如此其厚也備
國家之任使如此其衆也營房塘汛棊布星羅若使處
處認眞宵小從何託足乃盜風仍未止息者豈兵之不
能緝捕哉武弁不肎講求耳其不肎講求者則意在媮
安直以此事諉之文員耳諉之柰何則曰經費無出也
然則平日所食之餉竟皆虛糜乎民出財以贍兵兵出
力以衛民値此承平無事幸少徵調之煩獨不可爲民
除盜乎卽有賞需遂無閒款可籌乎則又諉曰兵不識
盜也夫兵丁孰非本地之人弁有去來而兵皆土著可

云不識乎卽有外來之賊亦不過附近匪徒耳差役能識兵丁獨不能識乎卽云不識亦由於不捕耳捕之斯識之矣而奚諉焉夫旣爲兵丁孰不宜緝捕今乃議設專兵責之捕盜者欲使不得以差操藉口耳且責成專則心力自一也其法抜兵額之多每百名內酌設十名或五名責以專拏盜賊一切遞解人犯護送餉鞘諸雜差槪行免派其人宜募勇黠而與盜習者令其專習拳棒刀矛槍礮跑山跳澗等技擇弁之健壯者領之卽平日無賴而今能自新者亦準收用黔省下游古州鎭遠二鎭之兵不下二萬卽可得二千人或一千人分別才

具高下列為二等上者食戰糧次者食守糧無事則約束歸營有事則遣出偵緝酌籌閒款以爲賞資有能破窩擒魁歷著明效者卽予超拔如是而兵不鼓舞不能獲盜者必無之事也此以盜捕盜之法也則有難之者曰捕盜而被傷或且死則柰何查定例捕盜兵丁有受傷亾故者照陣亾例賞卹帶兵官例無處分如不實力擒拏武弁則題參革職兵丁則重責除糧然則與其退縮而受罰何如勇往而蒙恩卽不幸而被傷至死且得照陣亾之例卹賞有加榮及身後若傷未至死亦分別能當差不能當差照綠旗陣傷例優加賞賚何去何從

不再計洩矣且其中又有三利焉雞鳴狗盜多出異材

可爲

國家備干城飛揚跋扈收入樊籠可爲閭閻息事端其

狠于野心終不馴伏者陰以法誅之可爲地方除後患

夫亦何憚而不爲此今我

皇上患各省盜賊之多凡文武各員之以獲盜引

見者無不立加

擢用卽以黔省論文如譚同知以知府用矣吳經歷以

通判用矣武如喬副將以宣化鎮用矣此尤利之大者

皆前此所未有也現今黔省緝捕無不嚴核功過剛示

賞罰但有微勞斷不埋沒近日黎平吳補心一案可鑒矣諸將弁幸際此時明明上進有階何不力圖自奮乎然武弁又有詞矣曰此輩入營必不安分恐滋事干議也是又不然試問在營之兵豈無滋事者孰非倒提年月作爲開革名糧乎何獨於此而疑之下游各營行之而效卽可踵行於上游需以歲時則兵之懦者日以健弁之怠者日以勤遇有緩急率之以行必能奮勇殺賊立功得官如此則凡爲兵者皆將欣然慕效踴躍從事矣此奇正互用之法也前歲欽奉

諭旨令各州縣召募士兵當此太平閒暇亦惟用以緝

捕百則何如設專兵以捕盜而即以隱儲敵愾之資尤爲計之得也哉或曰此輩聚於營伍不慮獷悍難制或生他變乎此更不然每兵百名中此輩不過十名五名何能爲患儻或不靖以十人制一人未有不就縛者醫如善醫者以烏附硝黃猛烈之藥攻病而用大劑人參甘草駕馭之則其力更大而元氣無傷治兵一治病而已矣無增兵添餉之煩而坐收靖亂安民之實爲今之計似無逾此特須實力行之耳行之不力而輒以小小窒礙追咎始議者之非則區區不任咎也謹議

記

重修貴陽府學文廟記

道光十有九年二月貴陽府學
文廟大成殿燬於雷火時余職巡撫滨念致災之繇愓
若省戒大懼無以安
先聖之靈亟與在省諸紳士謀所以新之者爰率僚屬
捐廉爲倡幷寓書黔人士之從宦四方者共襄厥事一
時人心翕應不數月而費已贏遂刻期鳩工幷火所未
及者新之如制諸紳士詳考
會典正南向之位幷仿闕里志於

殿之左右各建藏書樓一而以餘財製祭器樂器咸備甚矣黔人士之敏於事而勸於學也考貴陽之有學始明萬歷閒其地在郡城北門外末季爲兵燹所圮

國朝順治十八年制府趙公廷臣重建之康熙雍正乾隆以來昔治者屢矣而舊基之改則自雍正七年巡撫張公廣泗始今仍正南向復其舊也尊經閣亦建於張公後創奎光閣以祀

文昌而尊經遂廢今建藏書樓二復之且增之也夫豈徒以飾觀瞻壯宮牆美富之色哉古者廟與學異制廟以尊其祖學以嚴其師記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

聖先師有學而無廟三代以上君師道合虞夏商周之
學祀舜禹湯文爲先聖見知諸臣爲先師其時養老興
賢飮射讀法諸典禮皆行於學學於斯卽祭於斯無兩
地也及我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師道自任三千七十人材之盛
媲美唐虞而君師之統分焉漢高過魯一祠遂定萬世
師表之極文翁圖像石室葢郡縣學之權輿顧終漢之
世廟未嘗出闕里也逮唐貞觀始詔天下皆立原廟於
是俎豆徧海內承學之士得以揖讓進退於其閒涵育
薰陶使之自化嗣乃廟與學分祀則於廟而肄業專於

學稽之宋制士必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自弟子員漸增漸眾庠序不足以容而書院興矣書院盛而學校為官署矣乃至宮牆之內春秋兩祀猶得薦幣陳牲一近聖人之座餘則守土者月再至士子入學之始一行釋奠其賢者以時灑掃而絃誦罕聞焉蓋積漸之勢然也夫以神道事之則尊而不親以師道事之則敬而兼愛今者藏書樓之建毋亦冀入斯廟者讀其書論其世雖相去數千載猶然執經請業於一堂而毋徒鐘磬管容登降拜跪之為觀美乎若然則古昔勸學親師之遺意猶可得而尋也多士其壹意嚮學而反求諸心每一

瞻仰、則內省厥躬可質神明否也、即不必入廟而此心之翼翼者常如師保之我臨也、每一披吟、則默證所學於書有合否也、即不必執卷而此心之惺惺者亦如古人之我詔也、繇是日有孜孜、持之以敬、策之以勤、要之以無倦、以庶幾無負聖人之教、與

累朝長育甄陶之化、是則區區所厚幸、而亦多士所以勉副諸君子汲汲重新之雅意也乎、余非知學者、而於多士有師帥之責、幸覩廟事之成、不敢不以正告、故爲述廟與學分合之所自、幷及讀書存心之大指、而亦未能詳也、然循是而致力焉、則庶乎其不遠矣、多士念之

哉

重建西昌書院記

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續建書院四十餘處西昌其一也今皆無一存者西昌建於邑令魏雙鳳在縣治旁塵囂不可居廢之非一日矣猶存其名稽始也事不責實存其名已可傷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事類然非僅爲書院傷興廢也省會舊有三書院豫章創自南宋中祀二十四先生友教因子羽而得名洪都爲東楚地班史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是也東湖成於宋嘉定開縣丞豐有俊闢李寅涵虛閣故址以館游學之士故爲南昌書院今河督黎湛溪先生續修之有

湛溪夫子講堂之稱嗟乎教化行而風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斯言亶可味也前此合縣諸紳士商復西昌書院謀於今吉州鄭夢白太守太守時宰新建慨然曰教養守土者之責以文章道德從吾遊吾能不尊之哉因於濬臺門內擇地而更新之復得令尹李君后溪獎勵焉鼓舞焉肇建於嘉慶丙子落成於道光辛巳歲六稔而工竣門則伉如堂則靚如左右兩傍則翼如塗丹堊繚周垣與夫焚膏繼晷之費筆札館穀之資無不經營而盡善焉是可謂有始而有終矣是可謂實至而名歸矣書夢白夫子講堂者仿南昌也夫居官有一行之善

而民卽不譁若此況有功德於民者哉諸士肄業其中朝受業晝講貫夜服習親師論學取友不苟同於流俗教者有不倦之心學者有不怠之功蓄道德而能文章處則爲正士出則爲名臣吾爲爾多士望矣藉非然者始則勤而終則惰實不稱而名虛懸功墮於半塗事敗於垂成城闕貽譏茂草興歎吾爲爾多士慮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是爲記

及幼堂記

育嬰有堂矣曷又有及幼也曰離於襁褓而未及乎成人也襁褓則一任之人矣成人則自任之矣今也既不一任之人而又不能自任則父母任之矣乃或雖有父母而力不克任甚或并其父母而無之而父母斯民者又漠焉而不爲之所則將誰任哉此及幼堂所由建也不曰慈幼而曰及幼何也曰猶之吾子也愛子者匪徒養之而已必將爲終身之計焉而此一時也知識日以開嗜欲日以萌是天人之交也是成敗之關也或授之讀焉將俾之識字也或習之藝焉將俾之食力也此堂

中之所以有教習也或曰教習之設慮其閒而生事耳慮其一無事事異時無以資身耳庸必如愛子者期望之厚哉然而屠狗牧豕之流鬻畚販繒之輩古今來英雄豪傑何必不自茲途出也所慮者先絕其命耳卽不遽絕而無以資之則亦終爲乞丐竊盜之歸耳吾亦承天之意而續之而資之已耳餘則聽其自爲謀焉矣父母猶不能保其子而能必之他人之子哉限以十七歲出堂何也曰勢有所窮也前者不出則繼者不來也然而吾尤望來者之善繼之也故述建堂之意以諗之其詳則具於鄉團觀察所爲章程中矣

任鄭圃觀察重刻棉花圖記

鄭圃觀察廑心民事慮黔之艱於布帛也既教之種桑矣恐利難旦夕獲愚氓或弗勸復遴員赴楚豫購回棉子數萬斤散給各屬幷重刊木棉譜示民種植之方且於省垣隙地躬督種以爲之倡指授鋤治各法又於及幼尚節兩堂課之紡織以時售而權其息使奸商不得專利而貧戶皆資以生事有緒矣則又敬鐫

純廟棉華圖勒石貴山書院以堅民信而垂永利且屬長齡爲之記於虖觀察之爲黔人計者至纖悉矣夫麻枲不能以禦寒而帛纊又非窮檐所易致惟此木棉貧

富同資其核又可壓油以照夜而其滓並可以肥田飼牛豁之人自是其無艱窶乎而長齡獨以爲風化之源端在於此蠶之卽所以敎之者何也古者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愆則有辟故詩序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而於刈濩絺綌服之無斁等句則爲之說曰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撋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夫王化起於門內而家人必利女貞惟其事專力勤而後志端意靜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遷於洛也不績其麻市也婆

溲陳之所以縣於楚也肇端甚微而流禍甚烈我
國家蠶桑之利衣被天下婦功蓋無曠矣復以木棉尤
便民用爲之按候程功繪圖頒示
君歌臣颺尺幅之中三致意焉今者觀察推廣
天子德意以阜吾黔之人長齡已兩次入
告矣始奉
硃批好繼奉
硃批實力勸導不可中輟勉之欽此以邊隅婦女區區
之生計至上廑
宸念

親灑丹毫一再
批答
聖人之憂民如此毋亦以婦職修而後家道正家道正
而後風俗淳風俗淳而後民氣固端本澄源樞要斯在
況治棉之勞實兼耕織終歲勤力絕少暇時文無紈綺
華靡之飾以蕩其心正德利用厚生一物而數善備焉
長齡自視皦然愧無以益黔之人所賴觀察諸君子究
圖本計相與左右吾民毋或淫心舍力以即於慆慝尤
願吾士紳諦觀圖說恭繹
訓辭將

朝廷務本正俗之意勤勤焉誨導其家人俾閭里獲資
矜式風聲既樹利賴滋宏始也習之於勤儉終也偕之
於仁讓漸摩歲月內治端而百志熙行且上和親康樂
安平之書以爲
當亡獻則觀察茲圖之刻爲不虛而長齡亦得藉手以
謝塽曠是黔人之惠我正多也而能無厚望歟

扶風學舍記

余以辛亚嘉平奉諱歸里。廉俸所餘粗可自給爰於新橋左右置田數處歲時往還。樂其風俗之渻人情之厚。而絃誦罕聞。雖有美材末由津於詩禮。爲閔惜者久之。夫物力艱難。謀生之不暇奚有於禮義。兼以鄉村僻陋書籍不全。又無宿學耆儒導之先路。宜其文采鬱而不揚而非斯人之不可與言學也。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貨志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

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敎之耕也今之耕既不待敎矣學其可緩乎余於扶坑舊莊一所向南而平敞向爲佃者所居今移佃於屋旁而增修以爲義學鄉之中有力不能延師或延師而不得其人者皆聽來學不必限以二十五家也其成材者一師敎之其習句讀而粗通講解者又一師敎之顧使學者各以類聚而師之心力亦不致疲於兼顧也其限於材質學而無成者則仍使歸農生計所資不可誤也其有敗壞學規屢訓不悛者則令父兄領回不欲以莠亂苗也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經諸士果有志向學而又不能不爲衣

倉之謀則入而橫經未嘗不可出而負耒也抑余叜有說焉古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今則競心於利祿而於所以爲人之道概乎其未有聞正使華藻驚人適以濶其本性則今日義學之設徒爲混沌之鑿而非余愛護此鄉之初意矣來學之士其尙體余此心明德飭行以讀書做人合爲一事則庶幾古門塾之遺風可復見於今日乎

傳

奉政大夫前貲陽縣知縣王君家傳

夫人之受訓於其父母也猶其飲食於父母也夫人有受飲食於其父母而稱謝者乎父母與祖父母一也則其忘之也固宜然而有異焉人之生有不及見其祖父母者矣有及見其祖父母而祖耄耋而孫髫齔者矣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勢近則其分尊勢隔則其情親也於是有教之者則又撫鞠育之意多不能如其父督責之勤而終身提撕無已者焉其有撫摩之親兼督責之嚴而終身提撕無已者則其感慕之情更當何如此

吾於山西開甫王生爲其祖父母請作家傳而不能已於言也開甫之言曰楗少疾病賴先祖禱祈三年始獲成立十歲卽舉古人嘉言懿行經史大義口講指畫至夜淡就枕猶娓娓不倦又恐流入浮薄教以持身敦品之學思勤至矣每思少報先德顧以行能無似不足爲先人重又念先祖以儒業發身爲縣令僅五閱月而終生平抱負未展一二心竊痛之謹具行略求爲家傳以示將來開甫篤實君子也其言可信余何敢辭按行略君諱鉞字德威號敬亭以詩經舉乾隆癸卯科本省鄉試第一歷任甯武平定兩州儒學選授四川資陽縣知

縣後以聞甫賁

誥封奉政大夫君自幼以孝友聞每從學舍歸手一卷依母膝下不少離遭父喪適以省試不及視含斂一痛幾絕三年不入內人以爲難與其次兄友愛無間讀書小寺營竈下燈火熒熒相與就誦不輟兄中年得狂疾人莫敢近惟君在側則飲食起居如平時其後兄疾卒賴以愈友于之誠遂以起手足之痼疾此蓋孝之至是以友之至孝友兼至故其疾亦遂融釋於愛敬之情而不自覺也弱冠時文名藉甚受知蔣景兩宗師肄業晉陽書院歷二十餘年寒暑無輟制義逼似黃岡鍾陵至

今領解之文猶嘖嘖人口焉尤喜啟迪後進自司鐸以至主講太平客授京師省垣從遊率當時名士取甲乙科者甚衆族中登賢書者四人拔萃二人一時稱人材之盛性嚴恪爽直守禮法不少依違雖暗室終日正襟危坐盛暑嚴寒未嘗有惰容每見人過輒面折不少恕而遇故舊特厚振貧周乏始終無間儀貌清偉長身玉立望而知爲鉅公長者惜未竟其用也配趙太宜人樸素婉順寡言笑深得堂上歡祭祀賓客爨事必親終身惟衣布素愛惜之常如新製開甫少時太宜人爲整衣冠必先盥手曰兒雖幼柰何使衣冠汙婦人手勤以治

家儉以節用。恭以持已。奉政君之勤學不倦。濟人罔懈
者。內助爲多。開甫之發名成業。賴於祖父母之保持訓
誨者。數十年。宜其追原往事。撫手口之遺澤。依依如在
目前也。開甫在戶部。曹愼司出納。倚重名公卿間。以卓
薦
記名外用。得所措施。行有日矣。尚其體祖父母之教言
以發爲事業。則所以紹衣先德者。正有未艾。余老矣。雖
拙於文辭。猶當泚筆以俟。

節孝張舒氏傳

郎岱拔萃張生仁政持其曾大母舒氏節孝事略求爲傳按生先世江西人自其太高祖始家於黔之元甯曾大父乃奉母遷於郎岱居焉未幾卒遺孤四人其時舒氏年二十九上事孀姑下撫弱子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卒能苦志治生以養以教使諸孤咸克有立嘉慶二年興義苗變及郎岱其大父兄弟出力捍禦事平之日授職有差洎及生父伯叔以次入泮生兄仁蘊領乙未鄉薦生以今丁酉登拔萃科於虖可謂盛也矣於虖可謂難也矣舒氏享年八十於嘉慶元年請

旌得

旨建坊如例以上壽而荷

國恩已足償其茹荼之苦乃其諸子又能執干戈以保危城其孫曾亟以科名起其家世忠孝之氣發爲詩書鵲起蟬聯方興未艾由後觀之人但羨其門閥之盛而不知其盛焉者皆其難焉者之所貽也無逸云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子於父母已如此況於孫曾其不弁髦視之者鮮矣今越四世而光遠有耀遲其發乃以厚其報也生之父母其必有以承之矣今生

之請毋亦懼異時之忘厥艱難而思承父母之所承且俾後之人罔不克承乎允若茲則是生曾大母拄天之靈佑爾後人於勿替也生其永念之哉